



《医学人生: 医学人文之父威廉·奥斯勒》, [加]迈克尔·布利斯著, 郎景和主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定价: 98元

“奥斯勒有时孩子气十足, 风风火火比较冒失, 大家也拿他没有办法。有一次奥斯勒像幽灵般闯进霍尔思泰德的手术室, 他先把帽子放进一个消毒器里, 再把拐杖放进另一个消毒器里, 最后把手套放进第三个消毒器里, 然后一本正经地问大家手术进展得如何。”原来, 医学大家威廉·奥斯勒也有调皮可爱的一面。

《医学人生: 医学人文之父威廉·奥斯勒》是一部全面介绍威廉·奥斯勒的经典传记。本书引进自牛津大学出版社, 作者迈克尔·布利斯通过详细的史料梳理, 以朴素、平实的语言记述了奥斯勒从诞生到故去的详尽史实。更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没有把奥斯勒塑造成神话, 他用上述真实有趣事件的类似叙述向读者展现了医学大家的形象。

“差生”也能变名医

1849年7月12日, 威廉·奥斯勒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到了上学的年纪, 他开始在邦德海德镇接受教育, 但是镇上没有好学校, 于是他在1857年初转学到邓达斯镇文法学院。然而他既不好学也不出众, 甚至被学校开除, 后转到巴里市文法学校。

1867年秋, 奥斯勒进入位于多伦多的三一学院, 学习数学、希腊语、拉丁语、罗马历史和古典文学。但是很快, 他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医学。1868年, 奥斯勒进入了多伦多医学院, 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大学期间, 他常待在解剖中心, 认真学习了解剖学和显微镜的使用, 并利用课余时间到野外采集植物和捕捉动物, 进行标本的收集和

现代医学教育从这里开始

● 丁思月

研究, 这些经历为他之后的医学生涯打下了基础。

1870年, 为了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 奥斯勒转入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刚接触陌生的环境, 奥斯勒感到无法适应, 他对未来和前程产生了怀疑。繁重的学业让他不停怀疑自己——是否能通过期末考试? 自己未来该做什么、身在何处? 明天该怎么生活? 迷惘之中, 他随手翻阅了老师推荐的哲学家汤玛士·卡莱里的一本启蒙读物, 在漫不经心的阅读中, 有一句话点燃了他内心的火焰, 成为了他后来出类拔萃的奠基石——首要之务, 不是着眼于既不可追又不可及的过去与未来, 而是做好清清楚楚摆在手边的事情。奥斯勒突然意识到, 人不应活在昨日的错误与失意中, 也不需要担忧明天可能带来的不安与恐惧, 而应该用自己全部的心力来承担今日。昨日的负担再加上明天的担忧, 只会使今日举步维艰。抛开了心理的负担, 奥斯勒一心投入到学习中, 于1872年获得医学学位。

毕业后, 他前往欧洲游学, 在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等一些当时最负盛名的研究所进修生理、病理、外科、神经学、皮肤学及大内科。他在约翰·伯登-桑德森的病理学实验室待得最久, 这个实验室在医学生教育中强调“基于实验的生理学”的地位。这在奥斯勒后来的医学教育体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他始终鼓励医学生通过实验数据确诊疾病。

改革临床医学教育

1874年, 奥斯勒在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和病理学课程。早年的基础医学的从教经历让奥斯勒对医学教育产生了兴趣。这一时期, 他初步建立了自己医学教育的理念。

1879年是奥斯勒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在蒙特利尔总医院, 他开始从事临床医学教育。他的教学风格大胆先进, 首创“病床边 (bedside)”教学理念, 要求学生离开课堂和课本, 到病人身边, 通过和病人交谈、观察病人体征的方式学习医学。

1884年, 他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聘任成为临床医学系主任。在费城, 他大力推广“病床边”教学, 并且设立实验室, 鼓励学生走进实验室检测病人的痰液、体液、排泄物, 从病理学上诊断相关疾病, 这是那个时代闻所未闻的教育方法。对于医学教育, 他从不因循守旧, 他的改革也不是改良式的, 而是大刀阔斧地从制度上进行变革。

1889年5月, 奥斯勒离开费城, 成为一名主任医师, 并与其他几位名医一道创立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1892年他出版了《医学原理与实践》, 这本书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堪称现代临床医学最重要的教科书。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几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短短几年的时间, 他就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发展为医学教育的殿堂, 并且将世界的医学中心转移到美国。他的临床和教学能力得到了充分施展, 其人也得到了极大的尊崇。

奥斯勒建立了美国的医学教育制度, 开创了世界医学的新纪元。他认为医学院的学生首先必须具备一般大学的毕业资格。除了要求学生拥有生物、物理和化学的基本知识, 他并不限制他们的专业。相反, 他鼓励学生接受人文教育的熏陶。他说: “要成为文艺复兴时的人物, 做那种心怀理想、眼界开阔, 于历史渊源做过深入涉猎, 能够洞察生命底蕴的人。”

他常提的临床医学教育三部曲是“由病人开始、自病人引申、于病人完成”, 完全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教学。他曾说, “行医, 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是一种专业, 而非一种交易; 它是一种使命, 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 医学是一种社会使命、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这项使命要求于你们的, 是用心要如同用脑。”

他坚持病人应当受到人性化的对待, 而不应当被作为一个“有趣的病例”来对待。他说, “你们即将要面对的, 是一个生活在沮丧之中的人, 你们活得比他快乐得多。碰到你们, 他少不了会无理取闹, 不免会扰乱了你内心的宁静。这个人前途未卜, 不仅要靠我们的科学

和技术, 他也跟我们一样, 是一个有血肉、怀有希望和恐惧的人。”

奥斯勒倡导和引发了20世纪医学教育在人文方面的重要变革, 也对医学人文教育在21世纪进入叙事医学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行走在从医路上

中国医师协会原会长、本书主审张雁灵评价道, 奥斯勒对医学实践的伟大贡献是这本传记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最重要部分里更加突出的内容之一, 是他始终告诫人们不要远离医疗的灵魂, 即医学人文。

奥斯勒的医学人文思想和人文修养体现于他对文艺作品的大量阅读。书中写道: “1897年, 他在华盛顿医师协会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名为《美国的克汀病散发性》。在这篇论文中, 他使用令人惊叹的灯笼 (类似幻灯片)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这种病, 并且在引用有关该疾病的所有文献外, 还提到了弥尔顿、莎士比亚和希波克拉底。”在严肃的医学学术论文之中穿插如此丰富的文艺作品, 这不是炫耀知识或“掉书袋”, 而是将古典文艺作品中的人性自然与医学的人性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 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医学论文写作方式, 也进一步凸显了奥斯勒非同凡响的文艺修养。

奥斯勒在某次演讲的开头, 引用了柏拉图、栽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约翰·沃德牧师的《日记》和丁尼生的诗句, 以至于被有些人误认为这是一场文学演讲而非医学演讲。其实, 衡量是否专业的标准, 不在于修辞和文体, 而在于论述的深度和专业度, 将人文融合在医学讨论中更能体现出医学的本质和专业的厚度。奥斯勒的许多名言至今仍被我们阅读和熟记, 正是因为他探索医学科学时一直饱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

“读者可以从中真实地了解奥斯勒的所思所想, 认识他的超时代之处, 同时也能了解他的局限和缺点是如何与其思想混杂在一起的。我希望国内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们都来阅读这部传记, 在了解奥斯勒一生的同时, 也思考一下我们如何行走在从医路上。”张雁灵说。